皇明詞林人物考

皇明詞林人物考卷之七

楚麻城王兆雲元禎輯著
豫順陽李　蔭栢嫩閱訂

李懋欽

公諱舜臣字懋欽山東樂安人也生而清頴警敏日記千言爲文雄厚不露鋒鍔巳卯舉鄉試嘉靖癸未會試石能峰得其文驚異遂置第一今錄刻其策論不竄一字　廷試三甲第一授戶部主事調司勳陞司封員外調考功以正自

持權貴忌之復調戶部郎中時王愼中主選得陞江西提學僉事考閱精審人才輩出陞南國子司業與倫以訓鄒守益後先同僚雅相友善轉尚寶卿日惟閉門讀書考究六藝陞應天丞均賦愛人甚有惠政召還爲太僕卿以　廟災自陳致仕蓋時宰忌之也屢薦未起竟卒舜臣居官居鄉詳愼嚴密嫉惡好善自奉儉約詩文各有古意晚年尤工所著有戶部符臺諸集

徐文貞

公名階字子升學者稱少湖先生晩更號曰存齋松江華亭人也世載令德天與夙慧年甫勝冠才已脫穎嘉靖癸未及第授史官予告歸娶臚句唱第蹇修媾好邦人榮之明年詣　闕會奔父喪制滿復除預修　會典委蛇鳳池宣帝鴻筆揆藻刺目抗聲駭耳竟以議禮失貴臣意佐郡閩楚督學江浙司理則平反爰書秉文則譽髦多士會　青宮出閤宜備四友慎簡群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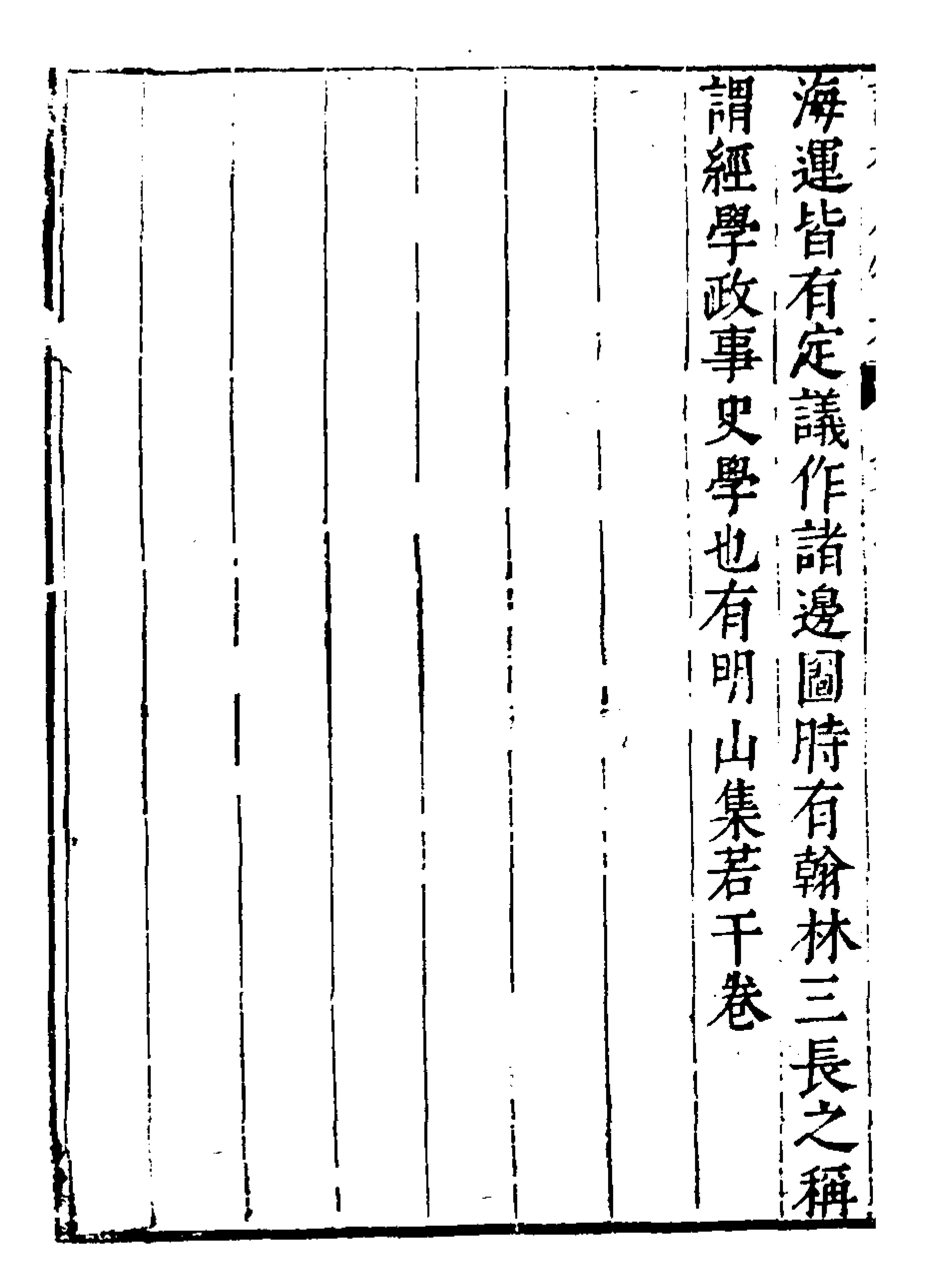
以洗馬徵姑慰輿情復奉慈諭巳進國子祭酒
標賢關之高軌播聖涯之芳潤久之擢禮部右
侍郎改貳銓部領袖詞林中間一誨吉士再副
總裁藹藹左右彬彬制作尋擢宗伯學士如故
直 無逸殿晉加宮保出典邦禮入參 廟謨
潤色皇王寅清夙夜而是歲虜逼 都城矢謨
來格秉羽授鉞方斯茂如以功加少保尋直
東閣滿考進直 武英殿再考加少傅三考改
家卿職惟丂 相權在元輔事或中制道必直行

咸倚重焉癸丑都試得士四百藻鏡不爽網羅靡失尋進少師蓋四考而前人始紬首揆爰立沐　朝端以新澤還宇內之舊觀乃進直　建極殿五考　勑加特進固辭上柱國嘉隆之際導揚　末命宣布　首詔泣山東之父老驚河西之將吏有光　先德悉出代言是時　上方虛已公妻乞身再滿九載章凡十上　温語勉留遣使力止最後則孫膚流言託行微罪重違謙光之意曲成高蹈之節仍　賜馳傳遣官護

行歲時廩餼有差　今上十年屬公入奏俛念
舊德特降　褒諭專使及門優賚稠疊可謂
君臣之間忠仁懋美終始純篤者矣又一年飾
巾期至易簀正終　上聞震悼輟　朝加祭遣
官營葬追贈太師易名文貞公喜誦白香山詩
蘇長公文所著有世經堂集二十六卷及學則
家訓諸書

姚維東

公名淶字維東慈谿人也總制尚書姚鏌之子狀貌奇偉資識過人應正德丙子鄉薦嘉靖癸未魁天下授翰林修撰爲經筵講官積誠感悟脫畧詞章每進對稱旨歷陞春坊諭德丁酉主北畿試得士爲多人方以公輔期之隨以疾卒淶性孝友六歲喪母執禮如成人事繼母無間言尚書恩廕例以嫡淶讓繼母弟汲以悅親心淶讀書務爲經濟事不拘拘文辭如邊防



海運皆有定議作諸邊圖將有翰林三長之稱
謂經學政事史學也有明山集若干卷

謝子象

公名承舉字子象應天人也生有異質八歲即能詩有紫塞風高鴈叫霜之句爭相傳誦長益博覽群籍詞筆豪宕如奔流掣電時作驚人語書法米南宮蘇長公爲舉子業亦自作奇語不徇時格累不合於有司乃遂棄去自放於山水文酒間每與客縱談藝文詞鋒颷發傾其座人飲酒樂甚有所賦述引筆疾書輒盡數紙暇則出遊諸寺談空習靜翛然塵表視世之榮名貴

冨漠如也子少南傳其家學

劉叔正　　李元夫

劉偶字叔正範東其號也兗之東阿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副都御史其爲文無勦說無習見清逸俊拔詩意氣安閒辭旨沉快要之蓋有杜陵遺意

公名仁字元夫兗之東阿人嘉靖癸未進士由行人歷戸科都給事謫州判起任右副都御史風節凜然王事被遣詩清婉和粹有中唐之餘韻

張拱辰

公名文宿字拱辰號自厓仁和人也賦性竒瑋風儀玉立早陟典墳旁及子藝出言讜正不爲詭從處事機發不爲撓阻履道植仁敦孝秉義灌園蒔花效於陵之高風種穀藝桑欽栗里之雅致毎讀書齋中攻時業輒閣筆嘆曰今何不古哉遂獵秦漢盛唐諸名家書兼攻古文辭詩賦由是寵畀靡前輷輷時輩蔚然動士林望矣始先生補昌化弟子員督學陳公德馨最其文

試第一顧愕然曰茲小邑安得有此子哉且神龍祥鳳必擇所處夫然後能大也子豈若蠖鶡安涅淖躭蓬蒿者爲哉遂改入郡學正德癸酉薦於鄉屢試南宫不第乃嘆曰士握寸管持尺牘孰不欲揚聲闕庭以嬉翔霄漢顧虞坂之上不遇孫陽楚璞之中空嗟卞氏惜哉命也吾獨且柰之何哉况吾先君以不祿養爲恨今毋老豈復蹈此轍乎嘉靖癸未即釋褐授晋江令明允信決甿黎帖服家安耕織之業俗阜絃歌之

化以風操孤勁見銜顯紳未究大施遭讒落職
乃與閩人傳丁戊高石門偕遊武夷山中甚得
無幾陳辭辨明作拙賦遄歸賦以見巳意蕭然
長往門堵空蕪亦不之怨也後復有間言於先
生曰晉江稱平官可媒得先生笑曰吾與顏容
端同官同罹事然彼事特甚顧顏容端以進士
復官吾獨不利一進士耳志益堅不爲動先生
乃就西湖傍築一小樓樓未及成有二鵲日喈
喈從楽題間營巢巧逼匠斧人以是爲異卽名

其樓曰來鵲樓湖中又置一舫大司馬尚書白泉汪公署曰水月樓先生乃與郡中沈青門田豫陽李㠗嶁方十洲童南衡張太華及子子伯結爲西湖詩社或遇穠辰艷景輒集諸英華登樓放舟賦詩作會詩成酒散互相砥礪然先生騷賦古詩遠宗曹楊陸賈而五言七言在沈宋李杜之間其辭華沉着不爲浮綺

高子業

公名叔嗣字子業大梁人外樸中慧讀書尚古為詩文苦心矢力幾於滅性故淡然閒寂時爲名家初爲工部主事調吏部考功以事請告三年築讀書園探討其中再起爲山西布政使司參政湖廣按察廉使卒年三十七叔嗣嘗自號蘇門山人有集八卷因以蘇門命之其友陳束序曰國朝以經義科諸生詩道闕焉洪武初沿襲元軆頗存纎詞時則高楊爲之冠成化以來

海內餘豫縉紳之聲喜爲流易時則李謝爲之宗及乎弘治文教大起學士輩出力振古風盡削凡調一變而爲杜詩則有李何爲之倡嘉靖改元後生英秀稍稍厭棄更爲初唐之體家相淩競斌斌盛矣夫意製各殊好賞踸亦其勢也然而作非神解傳同耳食得失之致亦畧可言何則子美有振古之才故襍陳漢晉之詞而出入正變初唐襲隋梁之後是以風神初振而縟靡未刊人無其才而習其變則其聲粗厲而野

覩不得其神而舉其詞則其聲闡緩而無當彼
我異觀豈不更相笑也蘇門高子業夙禀降嵩
之精早契藏山之旨性憐其厤學匪待與束髮
就傳受知北郡李生弱冠登朝亳州薛考功一
見歎服五言示志遂忘形焉良其弘亹之益異
乎求聞通解之妙曾無先覺矣既雅見推重益
自貴珍謝絶品流因心師古涉周秦之委源酌
二京之精秘會晉餘潤契唐本宗每有屬綴佇
興而就寧復罷閣不爲淺易之談故其篇什往

往直舉胸情刮抉浮華存之隱寘獨妙閒曠合于風騷有應物之冲澹兼曲江之沈雅體孟王之清遒具岑高之悲壯詞質而腴興近而遠洋洋乎斯可謂之詩也其言藹藹其年三十有七悲夫先生雅性亢潔不喜巳庸雖跡在周行而情懽在野故其在讀書園諸作特超玄乘雖屢仕通顯非其素秉是以即事賦懐每有憂生之嘆夫志士惜日逹生玩世古今人情諒同斯揆矣詩凡三百一十首文五十一首共爲八卷

張惟靜

先生諱時徹字惟靜二十舉於鄉二十四舉進士筮官南都主膳司事爲郎司武銓司儀曹稍遷副使督江右學備兵臨清叅知福建政事長雲南臬既轄山東藩爲右使改湖廣轉河南左以御史大夫開府四川改江右遷南少司寇改少司馬以尚書賛南都軍與事所試功効卓爾聲施爛焉不數數論論其大者先生持文秉廣厲學官之路勑郡國縣道邑不得受請寄有秀

才異等待之不次其不事學若下才輒斥之士莫不瞿然顧化先生執憲平鈞校律令一遵皇帝李法不以委曲生意填重地則嚴厲卒置伯格長多間諜彌盜盜不敢入境按殊域以嚴束吏務在擊奸止邪土酋保賨蝮鷙擅磔人人莫誰何先生立摽殺之一切威名流聞夷萌慴伏諸藩更徭徵發如雨先生為括貲筭度費供著為籍於是占者庾蔽者彫赹者無所隱賴楚蜀歲侵民不能輸漕粟則發帑金代之輸而緩徵

以補帑民饑甚則給粥不甚捐倉㕓又不甚則
下平糴令貸諸侯王金輸邊饟以稔歲取償收
民間貲餉厨傳而官給之廩以為直所以周急
繼困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蜀王居國富多從其
官屬榷辜為奸利有所闌出茶鹽捕者訟其禁
弗予相橫甚先生廉得其狀亟法之大將軍仇
鸞以肺附幸於 天子挾 天子寵靈侵兵事
先生持之堅鸞銜先生疏請先生視兵塞上幾
得當其心焉然卒不能有加於先生御史大夫

商大節嘗牾鸞鸞中之逮詔獄坐殊死先生上
疏訟其寃　天子大怒下詔切責閣臣皇恐爲
請死　天子怒稍解命奪二俸白草番攻石泉
掠安縣先生授方畧討平之夫先生備折衝之
具可謂能軍矣顧守南都不得志倭寇非先生
過也南都士驁且惰先生在事甫一月非素拊
循者而嵩相阨之竟免先生歸時年五十五先
生好書於六經典與舊章無弍無所不窺而尤
勤著述其屬書離辭要歸大雅直轢古今爲藝

士嚮矢不獨東人士斐然嚮風即天下得睹先生辭者莫不以先生爲鵠附而成名者甚衆所著芝園集外集別集銓定國朝文爲文範文苑行於世

金子坤

金大興字子坤號平淵本西域人洪武初入中國遂占籍金陵焉父賢登進士爲給諫兄子有登鄉科昆弟竝有才名更精詩學嘉靖初白下以詩名者謝宮詹應午許太常仲貽陳僉憲羽伯而子坤昆弟頡頏其間人擬諸黃初應徐數子天寶王孟諸賢信金陵之多才也子坤曠達豪邁不問家產以弋釣自放凡四方宦學京師者皆求交子坤子坤名日起而貧日甚子坤方

帶索行吟視之蔑如也郭次甫收其遺稿刻之
吳門黃淳甫為之序大都清婉俊麗逈逼錢劉
當與子有集並傳於世
二陸矣

豐存禮

豐坊字存禮號南禺浙之鄞縣人也公資稟靈奇才彰卓詭論事則談鋒横出摛詞則藻撰立成蓋九流百家罔不涉其津涯七步八义未足誇其捷麗是以士林比之鳳毛蓺苑方諸逸駟耳芳譽而希下風者皆是也然而性不諧俗行或盭中片語合意輒出肺肝相啗脭眦蒙嗔即援戈戟交刺亦或譽嫫毋爲嬋娟斥蘭荃爲蕢棊旁若無人罕所顧忌知者以爲激詭而不知

者以爲誕罔也繇是雌黄間作轉相詆譏出有
爭席之夫居無式閭之敬鶉衣藍縷茸厚憲之
守貧濕突不炊同子桑之閉戶童奴絕粒而逋
亡賓客過門而不入竟顑頷以終其身悲夫以
彼其才逄時遘會進當翱翔金馬標表詞林坐
食大官之餼退而談道講藝主盟騷壇猶將嚮
附景從如楊雄之問字列子之饋漿何至青蠅
叢集不復少加封殖耶乃知除四傑於江河誚
輕薄之妄哂推李杜之光燄等浪議爲蚍蜉

獨于公慨之矣公平生著述甚富其大者有五
經傳有世統博洽精詣覽者當自得之自餘詩
文克於篋笥未經編次率多散佚

文徵仲

文先生者初名璧字徵明尋以字行更字徵仲其初蜀人徙廬陵再徙衡山後有贅吳者遂爲吳人溫州守林則先生父也先生生而外椎八九歲語猶不甚了了或疑其不慧溫州公獨異之曰兒幸晚成無害也先生既長就外塾穎異挺發日記數百千言嘗從溫州公宦於滁以文贄莊杲郎中莊公讀而奇之爲詩以贈然先生得其緒於門人往往舍下學而談上達因絕口

不名莊氏學歸爲邑諸生文日益進年十六而温州公以病報先生爲廢食挾醫而馳至則歿三日矣慟哭且絕久之乃蘇郡寮合數百金爲温州公賻先生固謝不受曰勞苦諸君孤不欲以生汙逝者其郡吏士謂温州公死廉而先生爲能子因修故郤金亭以配前守何文淵而記其事先生服除益自奮勵下帷讀恒至丙夜不休於文師故吳少宰寬於書師故李太僕應禎於畫師故沈周先生咸自愧歎以爲不如也吳

中文士秀異祝允明唐寅徐禎卿日來遊允明精八法寅善丹青禎卿詩奕奕有建安風其人咸跅弛自喜於曹偶亡所讓獨嚴憚先生不敢以狎進先生與之異執而齊尚日懽然亡間也

俞中丞諫者先生季父中丞公同年也念先生貧而才先生欲遺之金謂曰若不苦朝夕耶先生曰朝夕饘粥具也俞公故指先生藍衫曰敝乃至此乎先生佯為不悟者曰雨暫敝吾衣耳俞公竟不忍言遺金事一日過先生廬而門渠

沮洳俞公顧曰通此渠若於堪輿言當苐先生謝曰公幸無念渠渠通當損傍民舍異日俞公自悔曰吾欲通文生渠奈何先言之我終不能爲文生德也先生業益精名日益重寧庶人者浮爲慕先生貽書及金幣聘焉使者及門而先生辭病亟臥不起於金幣無所受亦無所報人或謂王令天下長者朱邸虛其左而待若不能効枚叔長卿曳裾樂耶先生笑而不答亡何寧竟以反敗於是尚書李公克嗣撫吳中薦先生

於鄕而先生亦自以諸生久次當貢至京吏部
試而賢之特爲請超授翰林待詔翰林楊先生
愼黃先生佐吏部薛君蕙名能博精負一世才
以得下上先生爲幸大司寇林公俊尤重之間
日輒爲具召先生曰坐何可無此君也先生爲
待詔可二年修國史侍經筵歲時上尊饌幣所
以慰賜甚厚然居恒邑邑不自得上疏乞歸寢
不報又一年當滿考先生逡巡弗肯往再上疏
乞歸又不報亞相張公者温州公所取士也用

議禮驟貴風先生主之先生辭而上相楊公以召入先生見獨後楊公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之與我友耶而後見我先生毅然曰先君子弃不肖三十餘年而以一字及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子友也竟立弗肯謝楊公悵然久之曰老誖甚愧見生幸寬我至是楊公與張公謀欲遷先生而先生愈迫欲歸至三上疏得致仕歸杜門不復與世事以翰墨自娛諸造請戶外屨常滿然先生所與從請獨書生

人子屬爲姻黨而窘者雖强之竟日不倦其他
郎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塡溢於里
門外不能博先生一赫蹏而先生所最慎者藩
邸其所絕不肯還往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
前是周王以古冑古鏡嶽王以金寶瓶他珍貨
直數百鎰贄使者曰王無所求於先生慕先生
耳盍爲一啟封先生遜謝曰王賜也啟之而後
辭不恭竟弗啟四夷貢道吳門者望先生里而
拜以不得見先生爲恨然諸所欲請於先生度

不可則爲募書生故人子姻黨重價購之以故先生書畫遍海内外往往真不能當贗十二而環吳之里居者潤澤於先生之手幾四十年先生好爲詩傳情而發娟秀妍雅出入柳柳州白香山蘇端明諸公文取達意時沿歐陽廬陵書法無所不規倣歐陽率更眉山豫章海岳抵掌睥睨而小楷尤精絕在山陰父子間八分入鍾太傅室韓李而下所不論也丹青遊戲得象外理置之趙吳興倪元鎭黄子久坐不知所左右

矣先生門無雜賓客故嘗授陳道復書而陸儀
部師道歸自儀部委質爲弟子其最善後進者
王吏部穀祥王太學寵秀才彭年周天球而先
生之二子彭嘉亦名能精其業時時過從談榷
秇文品水石記耆舊故事焚香燕坐蕭然若世
外而吳中好事家日相與載酒船候迎先生湖
山間以得一幸爲快雖孺子亦習知先生名至
市井間強勉爲善者其曹戲之曰汝豈亦文某
耶先生事其兄奎恭甚內行尤淳篤與吳夫人

相莊白首也生平無二色足無狹邪履貧而好
施周人之急甚於巳見以爲峻潔自表而待人
溫然無少長無敢慢至九十猶矍矍不衰海内
習文先生名久幾以爲異代人而惟其在謂爲
仙且不死巳未爲御史嚴杰毋書墓誌巳擲筆
而逝倏然若蛻者諸生奔訃上其事臺使者祀
先生於學宮先生詩文集若干卷有甫田集行
于世

趙景仁

公名時春字景仁陝西平凉縣人自少頴敏異常鄉稱奇童年十四舉于鄉十七舉嘉靖丙戌會試第一天下稱爲異才　廷試二甲第三初授刑部主事改兵部庚寅秋以言事落職爲民屢經科臣薦舉謂其博物洽聞清才逸思閉門養高動罔逐乎外物澄心省咎日增益其所未能宜起用以翊聖治　命下不准庚子　上立東宮召以檢討兼司諫尋與唐順之羅洪先請

上及　東宮臨朝閹臣惡之寢其奏皆免爲民庚戌胡寇郊甸起兵部主事累陞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鴈門三關公素諳韜鈐有志安攘値數之奇不及奏績以言者論及竟囬籍聽調方期再試俄以病卒命不從心謂之何哉徃爲主事時與渭厓霍公善嘗薦之西樵閣老西樵亟欲相見霍屢促之但唯唯而已竟不徃其性行出處大槩與荆川相類皆一世之偉人也今有浚谷文集行世

屠文升

屠公諱應埈字文升浙之平湖人也嘉靖丙戌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時閣臣務紛更制典諸吉士皆少年負氣不肯謁諸閣臣出又不避騎遂奏出諸吉士悉改部寺等官公拜刑部主事以才望署本科參核明允平反者甚衆歳季秋囚當决者巳三覆奏矣公上疏請緩死　天子覽奏如所擬得全活者二十餘人戊子之歳

天子命京朝官主各省試公奉命校文江西時

閣大臣有屬其三子者曰即第當重貴君公唯唯退而曰國家百七十餘年惟貢士之法秉公不廢故巖穴之士得以自見若苟徇私請將安用選試爲於是遂行至則夢人有以醜進者辭不受覆地地墳覺曰寧墳毋亂卒無所私事竣還報閣大臣怒曰屠主事侮予其以我力不能令若遠戍乎而閣大臣竟以事罷去庚寅調儀制主事辛卯進員外郎壬辰陞祠祭郎中尋調儀制郎中時　天子定禮樂釐建郊祀公與有

勞焉癸巳改翰林院修撰仍五品服上疏辭免
尋乞歸省乙未奉命校　皇考實訓　累朝及
實錄丙申　訓錄成賜白金文綺侍宴不謹身
殿陞侍讀經筵　皇太子生詔使河南諸藩諸
藩王所錫賚秋毫無所受戊戌同考會試秋主
考武舉時稱得人是歲交阯不靖一詔諸公卿
會推才獻言語冠世者往諭之廷舉今吏部侍
郎茶陵張公暨屠公或謂險遠公奮然曰臣無
横草之功幸侍講幄得奉使命當宣　天子威

德揚聲萬里外不亦偉乎頃之竟罷遣使云已亥陞春坊右諭德時春宮初建愼簡僚寀而諸臣幸有渥恩覬爲宮僚者甚衆於是給事中御史槩論諸宮僚公亦在論中章一再上所論十八人者皆罷免有　旨獨留公或謂屠公曰天子方知君誠以此時奏賦頌必得近幸公喟然曰臣蒙恩待以不誅雖捐軀暴骸無以自効迺欲乘機徼進邪公素修謹橫被口語頗懷不平且耻不自表見遂抗疏乞歸歸而疾作竟不

起公倜伉傲儻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恥言九九之數輕財樂施振窮周急諸所假貸力不能償者輒焚券待昆弟尤厚呴呴無宿怨也所交皆當世名士篤於友誼袁之舉于鄉也與公實聯名又同舉進士同讀書中秘特相親暱武庫災袁下 詔獄罪且不測公旦夕具壺餐潛餉遺獄中數存問亍家人 戍之日諸薦紳謂官校方偵邏莫敢送公獨匹馬出郊外握手別雅好文史雖疾甚不釋手爲文章苛宕有氣常希司

馬子長楊子雲之風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

袁永之

袁胥臺先生袠字永之吳縣人生五齡即知書七歲賦詩有奇語十五試應天即馳聲場屋間又九歲而舉鄉試第一明年　廷試第二甲第一人改翰林庶吉士時新貴人張公者以先生所射策嘗薦居首而亟言之欲以見德先生不答亦不往報謝以故當授官寢言于　上謂諸少年浮薄非大器皆左之先生僅得刑部主事王試河南所識收多知名士還改兵部之武選

未幾而司不儆于火以先生當干厩夕逮下獄特論戍湖州則猶張意也先生旣工文章精筆札而湖當山水閒凡所諷誦著述傳遠近雖在戍而名益重久之赦歸起南武部主事遷職方貟外郎廣西提學僉事駸駸顯矣偶意有所不可遂拂衣有所經游名山皆爲文記之先生歸而家橫塘据石湖之勝著書行吟豁如也卒年僅三十六所著文集二十卷皇明獻實二十卷吳中先賢傳十卷世緯及歲時記周禮直解又若干卷

陸子餘

陸延枝

公名粲字子餘一字浚明長洲人以進士選翰林庶吉士七試皆第一首輔楊文襄公試之復擬第一留充史館議禮諸臣驟貴而張桂尤幸用事至各爲密疏以諸吉士皆前相宏私人也於是上惑之俾各出就選人格而公尚以高第補工部給事中公拜給事中之三日即上疏言京邊諸要務因及人才學術國家理亂大筴楊公讀而嘆曰吾鄉者以文士待陸生幾失之賈

長沙之儔生家敬輿未論也公益感奮復上時政四事皆時所不易言者月中疏凡三上楊公愈欲一當公公愈自引避竟不肯名楊公客尋奉
勑清坊廐馬公驗其非壯者疏請斤市之歲可省芻粟直數萬中貫人不便之爲蜚語中公公發其奸因條列牧政十事皆報可諸閹氣奪初用京朝官主各省試公首得浙江所收多名上其程儀雅馴爲天下冠還守故職時慶陽佰之奴張與他人鬬而其人不勝輒殺其母將

以誣張法司讞得之且麗大辟矣其人迫則行賂東廠而慶陽伯康陵之外家也大閹窺　上心内薄之郎疏證張寔歐其母死非其子殺欲以動　上果下三法司會讞而都御史熊恭肅公等力持前獄　上怒爲奪熊公官餘鐫秩有差公抗章謂熊公不當奪官獄不當反廠閹不當徇其辭甚危　上怒逮公廷杖之創愈奉職如故張桂時弁相挾　上眷事欲淩楊公楊公扼腕而已而桂尤鷙尋與張角寵而孽公奮曰

決癰者乘其將潰此非時耶夜草疏千餘言力陳二相之橫以爲不蚤去必亂天下其攻桂尤切方屬草而鬼嘯於庭公叱曰非二氏家鬼耶何自阻我草具亟上之　上大感動爲罷張桂而特鐫桂保傅以示傾聽公然猶難輔臣體置公獄將薄儆之而會詹事霍文敏公者故與張桂議禮合而以疏辭位焉　上所重既失黨而孤且疑出楊公旨遂抗章涅楊公而爲張桂鳴不平　上乃召張公俾入輔還桂所鐫保傅犹

成公得重杖謫貴州都勻驛丞而楊公蒙不赦

以行事體變矣當公之疏行輦下大小無不加

額頌　聖明而目公奇男子至是則俱奄然索

矣有泣於都門外者都勻在深山中公累創以

肩輿至驛不攜家唯讀書而已所創述一出人

爭傳之以擬故王文成公爲遷客冠冕居歲餘

量移江西永新令芟強暴斷孤產辨寃獄一邑

驚服以爲神明公念太夫人老上疏拂衣歸杜

門無事多購異書習讀之於劉向所謂七畧者

其校讐幾徧以至老釋方伎黃衣稗官之書亡不通曉尤精　先朝掌故家言與客談纚纚若貫珠其披擿精義指蹤經畧尤出人意表客亡不怳然自失也公於文本出左氏太史公然不求肖似辭達爲詣人始目公以盧陵眉山爲不能盡公然要之有互發者其節奏經緯斐然成章則猶西京之轍也詩雖匠心而冷然見古調不欲與俗酧倡是以篇什差少所著有春秋鐫附注胡傳釋詩文奏議烟霞山房書尺庚巳編

著干卷未成者見聞隨筆鉤玄抉秘禮史二記注釋又若干卷其子延枝不求聞達頗有隱德爲里閈所推重著說聽諸書典而有體不媿其先云

華子潛

先生名察字子潛別號鴻山登嘉靖丙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時相臣以議禮驟進爲諸吉士所嗤盡黜諸吉士先生補戶部主事督稅淮陰引疾歸逾年起調兵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其在兩部節財剔蠹譽聞甚起癸巳　詔推廷臣有學行者　經筵講讀先生預焉改翰林修撰巳亥　皇太子立　詔諭朝鮮　上簡先生往贈遺珍寶萬計悉不受會置宮僚改司經局

洗馬姤者据誣不已因乞省覲歸壽復引疾闢
園種樹養魚徜徉其間有終焉之志封君一椿
翁矍鑠不樂不得已還　朝固請南得以學士
掌詹院尋抗疏致仕歸先生於無益之費錙銖
必惜苟利於物則傾囊不恡於公義所激輒披
襟當之事干請謁則絕口不言也先生嘗曰吾
有五不欺一不敢欺天二不敢欺　君三不敢
欺親四不敢欺友五不敢欺民蓋非苟言之亦
允蹈之矣嗟乎以先生學術行誼雖錄此歷見

卿握台鉉無難者顧被讒遭蹶不究弘施其繇
有三華氏在江南富累世矣先生又擢清華選
乃矜孤介寡逢迎取忌諸人者以此哉先生喜
著述嗜吟咏在翰林典雅莊重曰翰苑稿歸家
沖澹沉鬱曰巖居稿並行於世

馮子仁

馮恩字子仁號南江由嘉靖丙戌進士以行人出勞兩廣大帥王文成公因薦束修爲弟子文成公甚器之已擢御史分司留臺先與刑曹抗論執訊獄牒體尋疏論留守魏公不得越江役衛卒時汪御史大夫鋐愎而險能窺伺　上旨沮折其屬又阿諛時相數更職守自固公疏論之有身軀不滿五尺罪惡貫于四凶之句會上方喜新貴人議分建南北郊又欲令　皇后

出蚕北郊而摘其不合者以邪徒闢之中外惴
惴公獨抗疏援古親蚕郊祭之禮極陳時政乖
違災變勸 上速停二議開言路且以堯舜之
用元凱而唐宋之狥林甫安石爲戒當公具草
時分且得逮後俱報聞公益感奮會彗星見東
井遂抗疏論汪鋐爲腹心彗弁及二相臣宜亟
罷復倣范希文百官圖例悉品諸大臣得失詞
甚峭厲 上怒甚馳緹騎逮之下 詔獄適汪
大夫遷太宰以例會審[illegible]闕門汪鋐筆令校卒

捽公轉脉面之公卽起立不跪辯甚強項汪遂以上言大臣德政律署公情真法當斬公挺身出下顧觀者皆嘖嘖嘆曰是御史鐵脉鐵口鐵膽鐵骨相傳爲四鐵御史且錄其語流播中外及冬當就法有遺公藥者公曰御史陳事不當惟有伏歐刀都市伸明主三尺耳何以藥爲後得減戍雷州後赦歸雷人祀之十賢堂以配宋寇準李光輩公材大柔廢居恒慷慨謂猶可爲德于一鄉出橐貲買瘠田募貧人佃之斂以計

然之策會有天幸傍畝益拓所入漸廣乃推贍三族之貧者若干人又贍布衣交貧者若干人會倭亂有士女避徙者公皆授廬傳餐以濟之大饑疫煑粥劑藥所全活甚衆　穆廟初御極旌諸言事者公年七十餘矣銓曹難其老疏進大理寺寺丞再加朝列大夫有芻蕘集行于世

田叔禾

田汝成字叔禾浙之杭州人也嘉靖丙戌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南京刑部以廣東司爲劇而汝成以廉能聞敘魏國草場之利而還之民卻嫠婦違制之金而沒之公帑凡百疑獄迎刃而解災異求直言汝成上疏條陳致中和六事以爲修省之助疏留中不下由員外郎轉禮部儀制歷祠祭郎中復遷儀制扈從南郊籍田親蠶及 西苑省畊課桑與凡慶成燕享各有頌述

壬辰有事於會舉糾闈事宜多所題正先是大學士李時乞遣廷臣分禱岳瀆以祈聖嗣又導上於太廟中仍行卜筮而部議沮之止舉望祀之禮汝成上書切諫罰俸三箇月時行拔貢沙汰例而都御史史道御史胡明善皆請復舊法楊宜又請禁沙汰汝成議不合忤時宰意出為廣東僉事坐貢士不中式者五名左遷滁州知州陞貴州僉事轉廣西左參議分守左江諸將罷乃盤桓湖山間探禹穴上四明窮鴈蕩泛

吳淞涉楊以遨遊河洛五六年疾卒所著藥洲
學政楊園九畧炎徼紀聞西湖遊覽志九邊志
唐詩人苑等集凡一百六十餘卷

田子藝

公名藝衡字子藝浙之杭州人也卽田叔禾之子博學宏詞蓋東南才品不多得者周與鹿詩序其文集曰余爲諸生時識方山田君子藝於郡城旅舍中方是時余甫弱冠君視余稍長然君名已籍起黌序間意氣豪甚淩其曹乃其視一第也直虛弦下之耳顧獨雄視余余不測君所以故已君再試有司再不遇遂棄去舉子業絕意不爲益綜覽百家之言而肆其力於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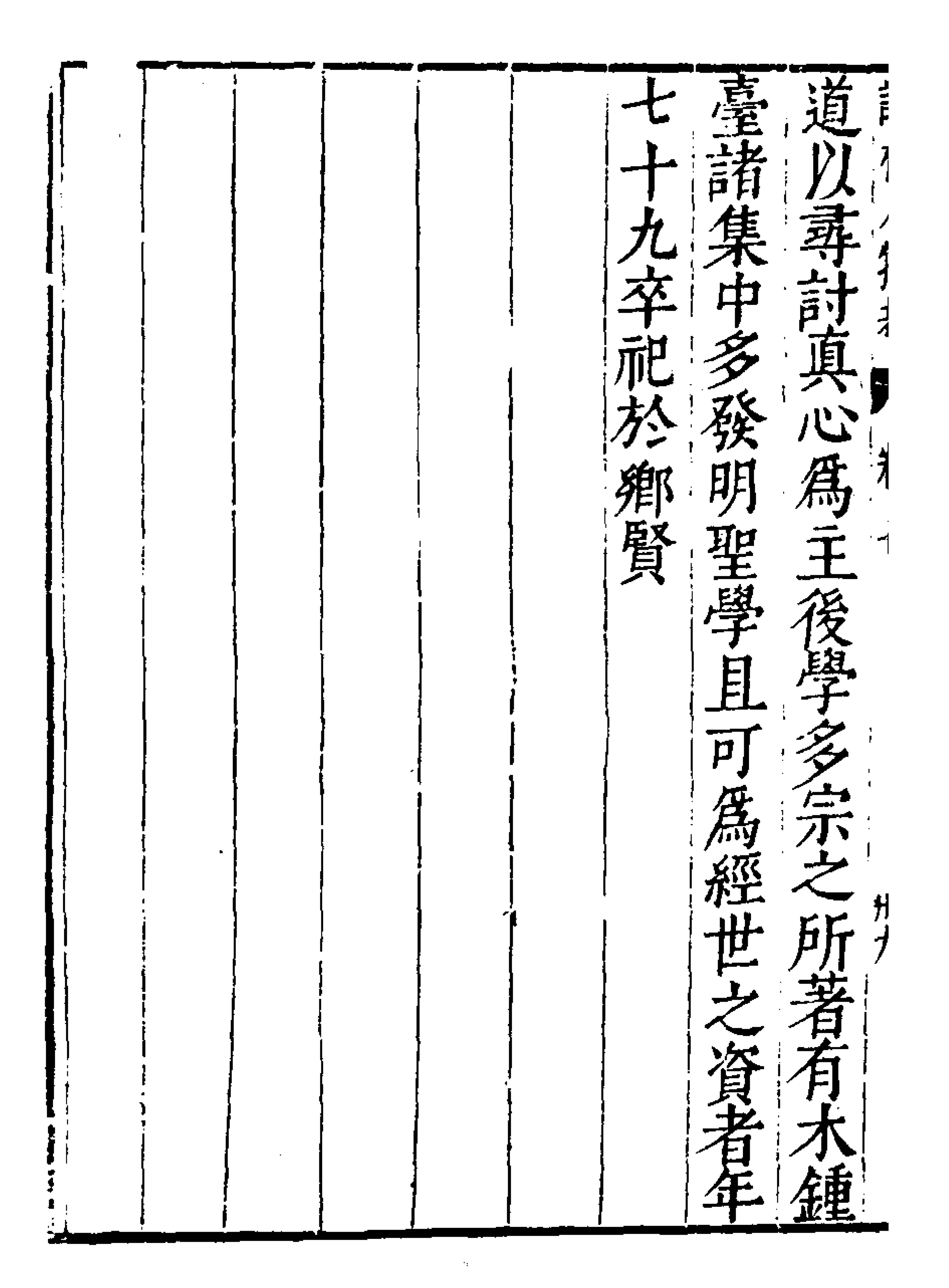
詞問隱有聲稱巳別去且二十年余移疾免歸一日君訪余靈鷲山中盡出其所著入梓者若干集示余余嘉嘆其富則訊之曰君才如是猶柰何抗志巖壑不與雲霄士共翺翔耶君目攝余曰公亦何爲是言夫物不兩大與角者去翼尺短者寸長昔魏文有云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僕方旨其言又安能掇尺寸之管與佔俾生短長哉余韙其言不能難君乃公豫陽先生起家進士官督學使者其論著有聲吳越間邇年被

病不能文故學士大夫重先生名猶時時詣門
下求之大都君爲屬筆每一篇出人士競相賞
賞獨余知其出君手也世云芝草無根醴泉無
源殆非然哉君集各有序總序獨闕謬以屬余
余爲論著如此撰述　多詩文外又有留青日
札盖亦雜說中不易得者

歐陽莊簡　唐子鎮

歐陽公名德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也嘉靖丙戌進士由翰林遷國子司業累官禮部尚書從陽明講聖學善與人同至誠所感信在言前凡啓廸處聽者油然不容自已卒謚莊簡其所著雖多講學之談然於詞家矩矱不爽蓋亦理學中之傑出者矣

唐公名樞字子鎮號一庵歸安人也嘉靖丙戌進士刑部主事嘉靖初上言罷歸力求聖賢之



道以尋討眞心爲主後學多宗之所著有太鍾臺諸集中多發明聖學且可爲經世之資者年七十九卒祀於鄉賢

王汝化

王少泉名格字汝化湖廣京山人嘉靖丙戌進士嘗爲翰林吉士外補後分臬河内以他變寢官非其罪也今觀集中多幽憤不平之意而卒歸於和厚猶有三閭之遺風焉文尤勝詩東橋顧司寇評曰淵沉清朗妙悟逵微允哉馳騁六藝之林又曰詩諸體皆工雅而暢華而有思楊仲弘曰取材於選效法如唐此之謂也斯言殆近之矣林居不廢吟咏縉紳入京山者必訪其

盧亭年近百歲

高伯宗

公名岱字伯宗京山人嘉靖庚戌進士歷刑部郎中喜衣敝垢同舍郎多誚之會主事董傳策張翀給事中吳時來疏大學士嚴氏父子不法狀詔逮繫司寇獄將寘重典岱請大司寇鄭曉輕之獄上戍邊岱復爲資裝微服送之出郊門嚴父子聞而銜之莫可爲地會　景王封風銓曹出爲長史岱好讀先秦古文爲唐人詩多論著性戇好面折人過失後以仕淹浮湛王門無

所建白卒著鴻猷錄樵論楚漢餘談弟啓嘉靖
丙辰進士嵒鄉薦皆有才名

樊少南

公名鵬字少南其先直隸徐州人始祖林從永樂征討功授金吾右衛正千戶夾河戰死贈指揮同知子玉襲正千戶目病與從弟清仍爲指揮同知傳子鎧景泰四年白石橋戰死贈都指揮同知玉自居應天生子俊俊生剛始來信陽剛生亮鵬之父也遺家中窘鬻菜菓以供食敎生成進士初授安州知州多惠政陞南京戶部員外郎轉工部郎中嘉靖十三年也父蚤喪母

年七十有五因上疏乞終養不可尋出爲陝西按察僉事兵備固原以寧夏禦虜功受白金彩幣之賜嘗爲檄招撫陷虜流民邊事多所籌畫督府劉天和唐龍甚器重之以母憂歸服闋而卒著樊氏集十二卷鵬嘗游於何仲默邊廷實呂仲木之門而與孟望之李子西唐應德王道思王汝化田深甫孔文谷諸公爲詩文友故其談詩也卓有所見云其序初唐詩曰詩自刪後漢魏古詩爲近漢魏後六朝滋盛然風所靡矣

初唐無古詩而律詩興律詩興而古詩勢不得不廢至于康德涵書又言初唐詩如春園草木穠生未放之花含蓄渾厚生意勃勃但少輕理盛唐則淘洗鋤治條理可觀生意稍薄矣近日名家冠絕海內自許古人之上或失之粗者稜角峭厲而乏温柔敦厚之旨或失之易者流麗光澤而少含蓄渾成之趣所以然者何孜孜於杜未嘗引而上之也夫杜亦詩之變體析中於古風斯爲下所云今人專守繩墨不離尺寸不

法乎上苟就於中者盖深不足于關中耳觀斯
言可知所撰述矣

蔡九逵　　江于順

蔡林屋先生羽字九逵居吳縣之洞庭西山因自號林屋山人先生生而警穎能讀古文奇書既長工屬文又能爲歌詩高自標榜以爲韓柳不足言吾所撰著先秦兩漢少陵不足言吾於篇章建安西京或謂稍近濃雋不至吳中单薄者而已正行書亦遒勁聞臨蘭亭十七帖人或從傍指摘其離者先生曰不然吾非臨右軍吾乃敘之爲諸生與文待詔徵明齊名而已他[illegible]

不盡能頡頏其外若相善內不伏也爲諸生者四十年而貢以太學上舍就選人尚書意憐之曰此故蔡生耶授南京翰林孔目二載致仕歸卒年七十餘無子

江以達字于順貴溪人也舉進士爲刑部郎遷福建按察僉事再遷湖廣副使俱視學政罷歸鳳洲筆記云于順才情頗裕體格亦存一時名筆也

汪崇周　蘇允吉　蘇子川

汪文盛字崇周崇陽人也舉進士爲兵部郎出知興化遷按察副使視浙江學毋喪歸復除陜西按察副使巳擢江西按察使遂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雲南入爲大理寺卿以疾乞休歸卒鳳洲筆記云廷尉詞藻整麗骨氣不弱

蘇祐字允吉濮人也舉進士爲吳縣令授監察御史遷按察副使視江西學累官副都御史撫山西入爲刑部右侍郎遷兵部左侍郎尸何兼

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諸鎮後罷歸卒鳳洲筆記云司馬清穩不如許伯誠徤壯亦可魯衛之政也

蘇瀧字子川穀原伯子也以恩廕補官詩俊雅宏莊盖詞場之有品者

劉廷美

先生名珏字廷美號完菴長洲人少遇兇守鍾推擇爲吏先生謝不願吏願得補諸生守許之舉應天鄉試補太學生以材舉授刑部主事遷山西按察僉事提督屯田任職亡害甫五十乞致仕歸以壽終先生孝友恭謹與人居無失色顧操履絕介特人亦不調色干之及有所賕動也老而嗜學不衰爲詩尤長七言清麗可詠書正行出趙吳興畫山水出王叔明皆逼真世甚

珍之所著完菴集若干卷

沈啓南

沈石田先生周字啓南長洲之相城人自號曰石田晚更號白石翁以處士卒年八十三先生博學無所不通喜爲詩其源出白香山蘇眉州兼情事雜雅俗當所意到訾亹不得休書法雙井砊砊未化至丹青之學久而天下愈寶之以爲北苑巨然徐熙父子復出勝國諸賢勿詩也文恒山公恒向人稱我家沈先生其推重亦可知矣顧因名重贋本四出得其眞者鮮矣余游

行江南三十餘年其貞者亦不多見

沈子羽

沈子羽名翰號石灣江陰人少廩于庠有聲江左與顧司寇東橋公暨殷石菴王前峰楊五川諸文人遊顧公贈詩有云客途困才士朗譽動詞林白髮慙公道青山送苦吟又云行醇鄉黨敬詩好鬼神知世俗誰青眼雲山一釣絲漢宮嬌寵地徒認畫中恣則所推重愛惜槩可見矣家邑市巾貧獨甚傳聞鬻草屨爲養意其跅弛曼衍致然也

羅文恭

先生姓羅氏諱洪先字達夫嘗讀書至克念作聖遂自號念菴居士其先豫章人徙居吉水嘉靖己丑二十五舉南宮 廷試 肅皇帝親閱奉御批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時外舅曾公官大僕御報初下喜趣告先生曰喜吾壻幹此大事也先生聆之面頃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遞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猶袖米

偕何黃二公聯榻蕭寺中商學焉授翰林院脩
撰晉春坊因　儲位未定浸聞有它異上疏以
預定東宮朝儀爲言忤　旨謫爲民竟不出卒
年六十餘隆慶改元詔贈光祿少卿謚文恭
國朝理學名臣推先生爲最一日玩内典得返
聞旨覺此身在大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覿其
顏貌驚服先生忽自省曰噫是將入禪那矣乃
悔置前功篤志聖學正脉必繇濂溪無欲旨居
常與同郡東郭鄒公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嘗

王龍溪論良知當下具足意遠人悟入先生曰吾人注念反觀孰無少覺因言發慮理亦昭然顧以利欲之盤固血氣之浮揚而欲從其心之所發任其意之所行滅裂恣肆至以存心爲拘廹以改過爲粘綴以取善爲比擬以盡倫爲情緣將使天下之人蕩然無歸悍然不顧斯爲道病不淺故平時提誨學者多主周子無欲故靜易繫寂然不動語以爲能靜寂乃爲知體之良能收攝保聚一切無染乃爲主靜而歸寂云又

答友書畧曰陽明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嘗証以入井怵惕蓋指作見之時未動納交要譽惡聲而言証以孩提愛敬葢指不學不慮自知自能而言証以平旦好惡葢指日夜所息未及反覆而言然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陽明公得孟子之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為足而以致知為功云甲云邂逅王龍溪于海天遂同舟西歸謂龍溪云往年見談

學者皆謂知善知惡即良知依此行之即致知
予嘗從此用力久而疑之吾心之善吾知之吾
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惡交雜豈有
爲主於中者乎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恐未可
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於既發之
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恐未可也龍溪曰近覺
何如先生曰年來與前自別蓋當時之爲收攝
保聚偏矣夫謂感由寂發可也然不免求寂有
處謂寂在感先可也然不免待感有時蓋人心

一而已自其不出位而言謂之寂位有常尊非守內之謂也自其常通微而言謂之感發微而通非逐外之謂也寂非守內故未可言處感非逐外故未可言時此近收攝保聚之功君子知幾之學也龍溪曰今於感中寂得否先生喜曰切問也豈曰能之收攝保聚焉耳雖然其或免於適越而北轅乎返舟會玄潭龍溪再問先生以工夫不撓心爲言已而龍溪曰何以贈我先生曰陽明先生之爲聖學無疑惜也速亡未至

究竟是門下之責也公等受煅煉最久其得譭問最明今年已過矣猶不能究竟此學以求先生所未至是非先生負諸人乃是公等負先生也乙卯春先生因偕龍溪遊楚寓黄陂深山中龍溪先返先生獨留樓一樓日夜趺坐半榻中三月餘自覺有省咏夜坐詩十首貽蔣道林書畧云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無内外可指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今來渾然一片而吾身乃其發竅非形質所能限也又曰知吾心體之

大則回邪非僻之念自無所容得吾心體之存則營欲卜度之私自無所措然此特自知難以語諸人先生到此蓋雲然見大矣戊午冬以病謝客屏居先生自是語學者多言知止因偏其室曰止止所時嘿坐其中由是益明儒佛幾微之辨答雙江公書駁其專主寂靜又以佛氏之異吾儒其棄倫遺物之大者人未必入其誤人易入者惟在幾微似是之間乃著異端論三篇明似是之非龍溪復來訪信宿語別作松原志

晤嘗移書致規切至是復發其槩云所著有念
菴文集若干卷非尋常詞人口吻也

唐應德

順之字應德武進縣人嘉靖戊子鄉試第六巳丑會試第一　廷試二甲首　上親覽其策批云條論精詳殆盡前此未有也時當選吉士柄臣奏罷以主會試欲特留公公不可遂授武選主事與趙時春同部朝夕相與講經濟正務世好利達泊如也尋改吏部考功再改編修校先朝寶訓書成當遷公耻出柄臣之門遂稱病去柄臣惡之竟以主事致仕公浩然南歸學者

多宗之稱爲荆川先生庚子立京東宫以公爲編修兼春坊司諫辛丑與時春羅洪先上疏請上及東宫臨朝　上覽疏遲疑柄臣惡之遂詘其奏留中凡二十日皆落職爲民於是公名益重而忌者日深公不恤也歸來閉門採討日以康濟爲心期一試以展其平生庚戌北虜臨郊閣臣薦公爲兵部主事遷郎中奉命查薊鎮兵馬公經畫素定條上守邊事宜皆奏行之尋倭寇起復奉　命視師維揚公與總督同心設策

斯滅南寇厥志甚銳已未遷大僕少卿進通政
叅軍事相機追討屢有斬獲論功陞都御史廵
撫維揚賚有白金文綺乃後竟以諸將孱怯縱
寇遁去不能成功公甚憤之自是調度過勞抱
疾日甚猶散粟賑荒整飭戎伍勉諸将以忠義
公爲文閎肆奥闡絕無窒礙說理論事剖析明
透詩詞清麗豪宕與晉江王慎中葢同調而孝
鳴云至才兼文武學有體用大志竟遠慮功未
建此則命也在公又何尤焉所著有荆川全集

所輯有左編右編文編稗編諸書

任少海　胡汝茂

任公名瀚字少海四川南充人也嘉靖巳丑進士歷官文選郎有文名但僻在蜀都流布甚少往往見之雖隻字片言亦可占知其爲鳳毛麟角矣尤長於對聯動輙數十字皆雄壯鏗鏘爲士林所誦

胡公名松字汝茂直隸滁州人也嘉靖巳丑進士博學多文才思敏捷尤長於經濟督山西學校兼兵備叅政文事武畧一時着稱家居二十

年復起任浙江布政轉江西巡撫擒巨寇功最
大歷吏部尚書卒于官贈太子少保所著集若
干卷

項遷之

項公名喬字遷之浙之永嘉人也嘉靖巳丑進士歷知撫州盧州綽著賢聲陞湖廣按察副使渾樸中甚有明斷見事最蚤楚愍王横暴無忌内外洶洶喬謂僚友曰王將罹禍迺撰勸諭省戒書千言投之仍令曉文義者朝夕講讀冀其遷徙言甚剴切王不納旋有英燿殺逆之禍一時左右導淫助惡者有司窮治殆無孑遺悉中喬旨為人心事洞然無城府以古人為必可師

見善如不及一時稱名士云而所著甌東私錄摛辭則不媿韓歐談理則深入窔奧論事則切中機宜亦近代著作之罕得者

陳約之

陳約之名東浙之鄞人也少從學究游心易之其師與諸學徒講說經義約之則卧弗聽也乃汜濫百家言上下屈宋班馬之間向褒以下弗論焉海上詩書之士於是爭言陳生矣會稽中峰董公𭤨故奇童也有女待年於家曰吾女慧甚非得奇男子者弗字徧視里中兒卒無當意者一日吾甬川尚書過中峯相與遨於禹穴之間從容言尚婿事甬川曰夫富貴所不可知郎

欲芝草琅玕者陳生殆其人乎乃艤舟甬江之上呼陳生視之而陳生乃垂髫被儒者服繩趨而前面如玉澤睛如黑漆望之非閒閻嬰兒子也董公乃雜難墳典丘索及諸莊周呂覽言則滚滚對不塞試之詞賦食頃輒辦語盡玄秘也董公乃目左右取日書以來覩爲期日而遺之已乃挈至京邸董公日爲程業課肄之約之唯唯奉命唯謹然心弗好也偷取古人書意所契輒鉤纂精微時時論撰發舒淵懿於時陳生

名聞國都矣已乃舉進士　授翰林庶吉士時
秘書益厭薄時藝彿治遊神埃𡏖之外以極宇
宙所止每篇什一出諸學士競締觀之曰斯捕
神彈鬼之文乎而約之顧施施自得不自貶改
乃調祠部主事已復改編修乃日與屠文升唐
應德田叔禾王道思三數子者更相過從考鏡
鴻濛陳説藝文修論呟議至達旦不休倦則便
相枕卧率以爲常而諸高貴人切慕其風時枉
駕過之輙閉門謝不納又私有所彈刺藉藉聞

口語於是始廩廩危矣時嘗道被　皇帝隆遇
朝士咸奔走之約之獨不加禮積不能容乃注
湖廣僉事分司辰沅辰沅五溪故區而苗蠻之
所都也深山叢箐犬牙阻兵時時烏合攻剽內
地緩急不可控捕而約之乃罷裁潤狹宣布威
信取綱程飭厲之苗夷稍稍稽首聽命自餘訟
獄賦歛皆治巡撫東橋顧公曰嗟陳生老吏殆
不如矣道所理悉聽操切勿復關白而約之乃
終不樂居上書乞骸骨時吏部尚書而兀厓

霍公與甬川張公爲左右侍郎計曰陳生偃蹇
甚矣必從之會山東缺提學輒注擬以上而內
閣欲用其所私客力持之約之竟不果用已乃
稍從而聞也每出治吏檢括案牘窮日夕不休
與學士先生接周旋款語無不人人滿意比歸
休舍輒仰屋慨嘆憤恚跼蹐家人莫喻其故第
左右羅古圖史置酒一壺且誦且飲飲輒數盃
下已而忽大嘔血須臾可數升病瘠矣從河南
提學會科試且迫坐肩輿一晝夜馳三百里諸

郡之士三月而畢病不能支而歿年三十三有

后岡集

皇明詞林人物考卷之七終